

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金石緣

## 第十三回 錦帳中強徒授首 華筵上妖道分屍

詩曰： 翰院權為帥，功成瞬息間。  
興師不血刃，已唱凱歌還。

又曰：  
妖道居然稱是仙，  
霎時身死在筵前。  
笑伊不獲封侯伯，  
何若山中自在眠。

話說鐵純鋼送大王軍師起身後，然後將大王所付的書一看，見是朝中盧丞相私通賣國的書，方知領兵大將是一個書生，新中文科狀元，就是盧丞相保舉來要害他的性命的。先嗟歎了一回，來到書房一一告知先生。彥庵亦甚傷感，說：「朝中有如此奸賊，大將焉得成功。可惜那狀元方能得中，不知怎麼樣得罪了他，必欲置於死地。」聞說強盜、妖盜，已經領兵去了，更是驚慌，道：「潼關一失，大事去矣。我輩還有何望？」純鋼道：「事已如此，且再看機會。」一面著人往來打探消息。五日後，只見探子來報：「官兵先鋒，十分強勇。我家兵將盡被殺敗。卜、芮二將軍，被他搠死，於、聞二將軍被他挑下馬，活捉去了。幸虧軍師妙術，方拿得他住。大王見他武藝高強，解來千歲收管，要勸他歸降。」純鋼聞之，又不覺感歎了一會。

未幾，果見嘍囉將囚車解進，純鋼吩咐：「囚在後營，待孤家慢慢勸他歸降便了。」自便隨即來與先生商議，說他家先鋒既有如此本事，倘然投降，大事一發完了。趁他們不在家，今晚且喚他來一試，看是如何？」彥庵道：「此言甚是有理。我正要問他領兵狀元是何人？如何觸怒奸相的緣故。」不一會，天色已晚，就著書房緊身服侍的一個心腹小校，到後營將先鋒喚到書房。小校對他道：「這是東宮千歲，快跪下。」只見那先鋒年紀，只好十七、八歲。見了純鋼，非惟不跪，反仰天呵呵大笑，道：「東宮千歲，在北京宮中。此地何來東宮，擅稱千歲麼？」小校再要呼喊，純鋼止住，叫他迴避，將書房門緊緊關好。

方問有光道：「方才小校來說，將軍十分英雄，大王甚是愛慕，命我相勸，倘肯順從，當封大將，食祿萬鍾。不知將軍尊意若何？」有光大怒道：「我乃朝廷良將，金元帥親選先鋒，量你這無名小賊，豈在區區話下！不過伏此妖道邪術，被你所獲，要殺就殺，何必多言。」純鋼道：「將軍不要錯了念頭，倘果不從，性命必然難保。」有光道：「既到此地，性命已置度外，說他怎麼，快快請殺。」純鋼道：「此言果真麼？不要刀至頭上，方才順從，就遲了！」有光道：「休得胡說！小看了我天朝人物，我元帥是個少年狀元。盧丞相要招致他拜在門下，因守著禮義，不肯屈事權奸，情願身入危地，性命尚然不顧，何況區區小將，蒙他提拔之恩，今朝就死，已經有負。若再順你，何顏再見金元帥之面！不要說一刀兩段，即使刀山在前，油鍋在後，若要我順從，寧可萬死，斷難從命。」純鋼道：

「難得，難得。據將軍如此說來，竟是一心為國的忠臣了。再要請問那狀元，是何處人？因何丞相必要招致他在門下？」有光道：「我元帥是江南蘇州府吳縣人，今年方二十三歲，得中狀元。盧丞相見他少年美貌，才學過人，又且皇上十分寵眷，因此要招致他做個幫手，那知我元帥一人仕途，便想除奸去佞，豈肯依附著他？」

言之未已，只見彥庵趕出，道：「請問將軍，狀元名喚甚麼？」有光道：「你要問他怎麼？」彥庵道：「聞將軍說，他是蘇州吳縣人姓金，卻是老夫同鄉同姓，所以相問。」有光道：

「雖同鄉同姓，品行各別，要問他怎麼？」彥庵道：「其中有個緣故，必要請教。」有光見問得奇異，便道：「我元帥姓金名玉。」彥庵接口道：「表字可叫雲程？」有光道：「正是。你想是認得的麼？」彥庵道：「還要請問他夫人可是林氏？是林攀貫的女兒麼？」

有光道：「一些不差。他父親名桂，號彥庵。原是兩榜進士，選了陝西浦城縣尹，江中遇盜，夫婦雙亡。我元帥也是九死一生，逃出來的性命哩！」彥庵聞之，大喜。又忽大哭道：

「不瞞將軍說，老夫便是金彥庵，元帥就是我的孩兒。我彼時遇盜，見老僕俞德，同我孩兒跳下江中，滿疑死於江內。原來還活在此，得中狀元，實為可喜。只如今領兵到此，強盜如此橫行，妖道術法厲害，我兒性命必然難保，豈不可傷。」只見純鋼急急止住，道：「先生請噤聲，倘被強盜聞知，我輩性命休矣！今幸將軍在此，又係先生鄉親，正好商議報仇之事，以圖出頭。至於世兄當初大難不死，反中大魁，足見吉人自有天相，或者妖道強徒，自得滅亡也不可。當再著人打探，看有機會再處。」

有光見說，竟摸不著頭腦，對彥庵道：「先生既是狀元之父，如何在此？」又指著純鋼，道：「他是強盜之子，怎麼又說報仇？此話一些不明。」彥庵道：「此位並非強盜之子，也是被劫來的。其中有多少緣故。」隨將純鋼母子始末根由，並自己強留在此許多緣故，一一說明。又說：「方才相勸歸降，正怕將軍肯降，我輩之事，一發難為。故特以言相試，幸將軍一片忠心，故把真情相告。但不知機會若何？」有光聽說，方知就裡。便道：「既如此，且看機會，自當相助。」純鋼道：「今已說明，大家總是一家了。將軍且請後營稍息，待有機會再請商議。」便將有光送到後營去了。一面又著人向潼關打聽。

去未片刻，忽又轉來報導：「小的方走出城，軍中已有人回來說：昨日捉伊先鋒之後，彼軍竟無人出戰，軍師行法降下多少天神天將，望關上殺去，滿擬決勝。誰知天將到關，忽化為草豆，紛紛落下。軍師情急，又將兩個葫蘆念動真言，更覺厲害。忽然起了大風，飛砂走石，又有多少火兵火將、火龍火馬、火鴉火箭，都向關上吹去。那知到關風火，忽然回轉向本陣吹來，嚇得軍師急急收法，本軍將士已燒壞無數，連大王也驚倒在地，心中著實不快，將兵馬盡托軍師掌管，乘了暖轎，即刻回宮靜養了。」純鋼見報，外邊假做驚慌，急急著人遠接，肚內暗暗歡喜，隨到書房一一報知先生，說：「機會到了，妖道如此法術，到關隨即破敗，足見世兄係文曲星，邪術不能相犯。今兵馬俱留關前，強盜獨自到家，又受驚之後，正好趁此，私自殺死。再假傳令箭，賜酒與妖道慰勞。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豈不大事成矣！」彥庵大喜，道：「妙！妙！妙！事不宜遲，速與令堂商議，並知會先鋒，乘其不意便好。」純鋼急往裡邊，與母親說知。解氏也大喜，急叫廚下備酒，候大王到家壓驚。酒中私下了迷藥。

料理妥當，適大王已回。解氏急急接進，道：「聞大王受驚了，妾身特備水酒一杯，為大王壓驚。」大王道：「多謝娘娘美意，只寡人心中不快，不耐煩飲酒，奈何？」解氏道：「以大王如此兵威，軍師如此法術得天下如反掌。偶爾小挫，何足為慮。今到家，正該與妾等共尋快樂，何必悶悶不樂？」大王聽說，不覺精神頓起。原來解氏雖順從了他，終於心上不樂，從未與他盡歡，今見他說「共尋快樂」四字，不覺心中大喜。

侍女擺上酒來，解氏杯杯親勸，做出許多情願，弄得大王一發昏了。取到就吃，一吃就乾。那知三杯藥酒入肚，人事不省，四手如癱。急急扶到牀上睡倒。那時純鋼已同有光藏在房中，見大王睡倒牀上，純鋼終於手軟，虧有光走上，道：「此時不下手，更待何時！」言未畢，而刀已下。只見強盜在睡夢中，將兩腳跳了幾跳，早已見閻君去了。有光割下首級，就將帳子下了，走出把房門閉上。外邊絕無人知道。天明，純鋼就手拿令箭出來，先到後營，假意勸降向日所擒諸將。誰知諸將已有有光私自說知，齊齊假稱願降，就各付軍器，命有光一同前去助陣。又將令箭一支說：「大王有令說，軍師與眾將，在潼關勞苦，特命我帶了羊酒，到軍前去慰勞軍將。城中之事，大王親自起來把守。諸將可都隨我到關前去。」

眾兵將見說賞勞，誰不向前。純鋼就著抬了幾百壇好酒，一同出城，來到潼關。又對軍師等宣說了來意，又驗過令箭，軍師大喜。原來這數日，軍師竭力行法，怎奈法總不靈，心中悶悶。正在無可奈何之際，忽見純鋼帶來多少美酒，慰勞眾兵將。心中歡

喜，諒關中兵微將弱，決不敢出戰我的神術，潼關指日可破。既蒙大王賜宴，可即傳令諸將收兵，且快飲一番。

倘關中見我們收軍，乘機殺出，我等正好一鼓而勝矣。」純鋼道：「他那裡領兵大將，不過一白面書生，其餘將佐，更是無名小卒。我軍雖追，諒他也決不敢殺出，軍師請自寬心。孤家出來時，父王又再三吩咐，必須代我親敬軍師三杯，大家盡歡而止。命軍士取大杯來，先敬軍師三杯，然後坐席。大王又吩咐各將士，俱要各奉三杯，但將士甚多，孤家不能一一親奉，可各付大杯一雙，待我敬軍師時，諸將士隨班，各奉三杯，以遵大王之命。」

諸將盡各歡喜，見純鋼敬軍師一杯，他們也各飲一杯、二杯、三杯，俱一般飲完，便請軍師入席，諸將就坐。誰知剛到坐定，酒尚未飲，只見軍師與諸將，盡皆醉倒，昏迷不醒。外邊一聲炮響，四邊金鼓齊鳴，眾軍只道關中殺出，正在驚慌，外面已有多少兵將殺入。純鋼先動手拔出寶劍，將軍師一刀分為兩段，死在桌邊。兵將就將醉倒諸將紛紛砍殺，猶如切菜一般，嚇得眾軍盡皆跪倒求命。純鋼就吩咐道：「爾等不必驚慌，強盜與妖道肆逆橫行，今已誅盡。汝等原係朝廷子民，只要隨我歸順天朝，自有好處，決不殺害。」眾軍齊聲道：「我等原係不得已落草的，今小大王既欲歸順天朝小的們怎敢不一同歸順。」純鋼道：「我原係天朝西安府知府鐵太爺的公子，被捉上山，強為父子，久欲報仇，奈無機會。今幸強盜失敗，得以歸順天朝，重見故土，汝等何得以小大王稱之。」軍士道：「如此說，以後稱鐵大爺便了。」

按撫將士已畢，就要有光先到關上，報知元帥，以便入關相見。有光聽說，隨即上馬，先到關前去了。你道軍師諸將，剛吃得三杯酒，如何盡皆醉倒？原來純鋼帶來的酒，都下了迷藥，與有光諸將等訂定，先假傳大王之令，將軍師等先敬三杯藥酒，迷翻後，放炮為號。有光等殺人，盡皆殺死。你想軍師雖足智多謀，卻原是酒色之徒。見美酒賞勞，又有大王令箭，太子親來有甚疑惑？故中了純鋼之計。正是君子尚可欺以方，何況無知妖道與賊將，怎不入其局中。

且說關中狀元，自領兵以來，自知一無本事，料來決難取勝，惟拼一命以報朝廷。起初猶幸有先鋒，武藝高強，略略可恃。後見先鋒被捉，妖法厲害，萬無生理。望外一看，見妖道又行法術，忽見天上降下無數天神天將，奇形鬼怪，直殺上來，決然難敵。後見到關，忽化紙豆落下，心中稍定。忽又聞大風頓起，天日無光，更有火神、火將、火龍、火馬，直燒到關。

此番更在危急，近關忽又翻去，不知何故。哪知全虧身上著了仙衣，邪術一見便解。但思妖法雖未受害，終難取勝。那日，正在憂悶，忽見彼軍盡退，又不知何故？未幾，探子來報，先鋒單騎到關，要見元帥狀元。聞知大驚，道：「他被捉去，怎得回來。莫非投降賊人，來做說客麼？不可放進，待我關上看來。」

隨即上關，一看果見有光單騎到來，後面並無追兵。決非逃回，斷是投降無疑。可惜我誤用了人了。便問道：「汝為先鋒，不能取勝，被賊所擒，急宜一死，以報朝廷，猶不失為忠義。汝今好好回來，莫非怕死歸降，來做說客麼？」有光道：

「元帥多疑了。就小將也是一條漢子，急欲殺賊成功，以報朝廷與元帥任用之恩，只因妖術被擒，原拼一死，豈有投降賊人之理。幸而朝廷宏福齊天，元帥忠心貫日，強徒妖道，盡皆剿滅。故此，小將來請元帥，急進西安恢復舊業，撫將安民，然後奏凱。」狀元道：「休得胡說，欺瞞本帥。本帥這邊還未出兵，諒汝一被擒之將，何能剿滅凶寇，不過騙本帥出關，便圖進取。本帥豈是三歲孩童，聽你欺騙麼？」有光道：「小將受元帥知遇之恩，怎敢欺騙元帥。諒小將一人，豈能剿滅。實有許多輔助之人，元帥還有大喜，請放小將進關，細細稟知。」

元帥道：「本帥有甚大喜，還有誰有輔助？且叫開關，放他一個進來。」有光進關，一一稟上。